

后来 我们会 怎样

浩瀚 / 著

徐然窝在他的怀里，视线所及是无穷无尽的黑暗
她闭上眼，沈从安的心脏一起一伏
她和沈从安是两个世界的人，观念、思想、阶级完全不同
可现在他们相依为命

浩瀚著

HAOHAN WORKS

下

后来 我会怎样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后来我们会怎样 : 全2册 / 浩瀚著. -- 青岛 : 青
岛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5552-3799-0

I. ①后… II. ①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9119号

书 名 后来我们会怎样

著 者 浩 瀚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
选题策划 时 瑜

封面设计 樱 瑄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8

字 数 468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799-0

定 价 5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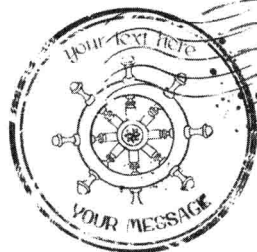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- 第 一 章 泥沼 /1
- 第 二 章 挣扎 /19
- 第 三 章 蜕变 /37
- 第 四 章 风波 /71
- 第 五 章 沈从安 /107
- 第 六 章 沈从安得不到的人 /152
- 第 七 章 转变 /192
- 第 八 章 动心 /223
- 第 九 章 假戏 /252
- 第 十 章 真做 /278

后来
我会
怎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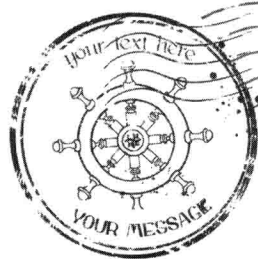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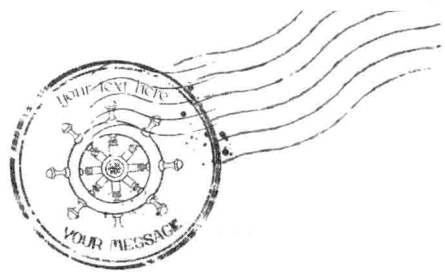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[下]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一章 危机 /301
- 第十二章 转圜 /328
- 第十三章 绑架 /357
- 第十四章 有情 /389
- 第十五章 坚持 /420
- 第十六章 梦想 /452
- 第十七章 艰难 /507
- 第十八章 爱情 /541
- 第十九章 结婚 /573
- 番外一 婚礼 /587
- 番外二 元宵节风波 /592
- 番外三 夫妻日常 /599

后来
我会
怎样





第十一章 危机

沈从安这么执着地问，他是不是吃醋了？

回去的路上，董立解释：“金老不开口比较麻烦，所以让你跑一趟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下午空出的时间，徐然和董立出门逛街买一些必需品，晚饭后才分开。

徐然刚进房间，电话铃就响了，是陌生号码，徐然犹豫了几秒才接通：“你好。”

“徐然，我是刘臻。”

“刘总？”

“你在香港？”刘臻直接说道，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徐然今天巧遇了冯泽，刘臻知道她在这里也不意外。只是刘臻为什么给自己打电话？有些诡异。

“昨天。”

“我们在这边玩三缺一，我让司机去接你？”

“挺晚了。”徐然对刘臻没有好感，斟酌下用词才道：“要不改天？”

“徐然你要不来就太不给我面子了。”

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

“我怎么敢不给您面子，只是——”

“要不要谈谈长期合作？你的公司现在不是四处找合作商？怎么，这也没兴趣？”

徐然立刻警惕起来，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投资公司，刘臻怎么会知道？

电话那头刘臻似乎猜到她的想法，笑了起来：“不知道沈哥会不会介意自己的人另开炉灶，而且瞒着他。”

徐然心中一冷，捏紧了手机。

刘臻继续笑：“别太紧张，我不会打小报告。只是很久没见你，想约你打牌顺便谈谈生意，不谈生意也行，仅此而已。”

刘臻威胁她，沈从安的控制欲那么强，会允许自己的金丝雀去找别的大树？另一方面，徐然也不敢太得罪刘臻。沈从安把她踢开的话，刘臻能轻而易举地捏死她。徐然沉默的时间有些久，她磨了磨牙，才挤出笑：“地址是哪里？我打车过去。”

刘臻报了个地址：“等你。”

徐然到会所才给刘臻打电话，很快他就接通，道：“到了吗？”

“嗯，在门口。”

“我让助理去接你。”

五分钟后，一个穿着西装窄裙的女人就走了过来，刘臻身边的女人全部是这个范儿。

“徐小姐，刘总在等你。”

徐然跟着走进去，这家会所很大，迷宫似的，徐然心里就有些打鼓，这地方和她第一次遇到刘臻的时候有些像，那次她可是被刘臻一个麻将子给砸晕了。

沈从安对她不杀不放，现在刘臻带自己过来做什么？

刘臻和沈从安是一路人，都坏得没边。

“徐小姐，”女人的声音让徐然回神，她抬头看过去，女人推开了包厢的门：“到了。”

徐然点点头，抬步走进去。

进门就看到了刘臻和冯泽，还有一个男人，徐然心里发怵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他们三个。那个男人徐然不知道名字，看起来三十岁左右，他抬眸扫了眼徐然。

刘臻开口：“徐然来了？”

徐然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刘总，冯总，您好。”她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男人按灭手里的烟头，站起来：“陆华容，徐小姐不必拘束，我们三个打牌也少一条腿啊，叫你过来玩两把。”

你们三个可以斗地主啊！非要玩四个人的牌？

徐然心里吐槽，面上依旧是笑：“很荣幸。”

“来吧，坐。”刘臻指了指，徐然坐在他对面。

“玩什么？”

“麻将。”

坐在牌桌上，徐然喝了一口水，她最近不想抽烟了，得保持玉女形象。

“你弄了一家公司？和你之前的那个老板？”刘臻有意无意地把视线落在徐然身上，道：“怎么不提一句？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。”

“一定会有麻烦您刘总的地方。”徐然笑道，“闲着没事玩的副业，算不上什么，主事的是秦宣，一个老伙计。希望几位老总能照顾一二，徐然在这里谢谢了。”

徐然举杯，刘臻笑道：“客气。”

徐然打牌很有水准，基本上就是保持着不输不赢。刘臻输了，他脾气大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地飙脏话，他这个人牌品太差。

徐然观察刘臻，不知道他的用意。

有服务生过来送酒水，刘臻就对他耳语几句，很快就过来几个姑娘陪着他玩。

玩到晚上十二点，刘臻输得很彻底，徐然看刘臻都要把怀里的姑娘给折腾死了，不禁蹙眉，刘臻这个人忒恶劣了吧。他和沈从安真是兄弟，一个比一个变态。

陆华容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拿起看了一眼，推开身边的女孩：“不玩了，家里女人催着呢。”

“才几点？女人催你就回去啊？”刘臻说，“老陆，这么不给力？”

“和你这光棍解释不清。”陆华容看向徐然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也早点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
刘臻和沈从安表面上依旧一团和气，兄友弟恭，可实际上怎么回事他们几个都心知肚明。刘臻听说徐然在香港，直接就飞过来了，他是什么意思陆华容不好估计。陆华容属于中立派，万一沈从安对徐然动了真感情，沈从安掌了权也不会放过他们几个。这种事，最好不要掺和。

徐然点头：“谢谢。”说着也站了起来，面向刘臻，笑道：“刘总，我明天还有工作，也得先走了，以后有时间再一块儿玩。”

陆华容大步就走，刘臻阴恻恻地盯着徐然，却没有说话。

“徐然，要不我们再喝一会儿酒？我送你回去？”冯泽打圆场。

“跟了沈哥的女人就是不一样，说话都有底气了。”刘臻似笑非笑地盯着徐然，“最近混得还不错吧？沈哥去美国，你怎么没有一块儿去？”

沈从安的爷爷把继承人改成刘臻，难道刘臻和沈从安已经闹掰？他叫自己过来做什么？试探？

徐然摇摇头，目光有些说不出的落寞，她喝了一口酒，手指握着酒杯，眯了眯眼睛：“他是沈先生，沈从安。我是谁？我是小演员。刘总您说笑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刘臻盯着徐然，目光似蛇：“他很宠你啊。”

徐然笑得更灿烂了，仰头把酒喝完，给自己倒上，站起来：“刘总，我敬您一杯。”

刘臻和她喝酒的工夫就丢开了身边的女人，徐然看她可怜，就开口：“我们喝会儿酒，让别人走行吗？”

刘臻打发女人离开，身子后仰靠在沙发上，视线漫不经心地扫过徐然：“他对你不好？跟我吧。”

徐然仰头喝完了酒：“您可别逗我，您能看上我？您这次来香港是工作还是玩？”

“玩。”刘臻把玩着酒杯，“谈个合作怎么样？”

“刘总要合作什么？”

“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徐然心里清明，面上却迷茫：“我能帮刘总做什么？”

“沈哥喜欢你，你对于他来说是不一样的。之前他有个很爱的女朋友叫林素，你和她长得有些像，林素意外身亡了，他伤心了很久，我们都希望他能走出来。你的出现是个契机，徐然，这么多年了，沈哥遇到你之后才会笑，我希望你能爱上他。”

徐然一愣，思绪飞快地运转。

沈从安的爷爷很讨厌她，沈从安带徐然回去一次后对徐然的态度很冷，沈从安想踢开徐然；刘臻找她，希望徐然能爱上沈从安。

徐然理清思绪，千言万语在此刻都只剩下一句脏话：去你大爷的！

“我很爱他。”徐然摇摇头，面上渐渐悲切起来，再次给自己倒上酒，抬眸盯着刘臻：“可他在乎吗？”

“在乎。”刘臻笑了起来，举起酒杯：“沈哥闷骚啊，在乎他也不会说，得你主动。嗯，是吧？”他喝掉酒，目光意味深长。

“你老家有父母和弟弟吧？想清楚了，这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。”

晚上是冯泽送徐然回去的，一路上徐然拼命地捋关系。

她现在和沈从安算什么呢？

以后和刘臻还是少见面的好，最好不见面。

刘臻和沈从安之间如何是他们的事儿，徐然可不想当炮灰。

“徐然。”徐然要下车，冯泽突然叫住她。

徐然回头：“冯总？”

“考虑清楚，你能拿到你想要的。”

徐然笑了起来，黑暗里她的目光漆黑，她看着冯泽：“我比较喜欢陆先生的态度，中立，不管谁都不得罪。出来混，利益是次要的，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，您说呢？”

冯泽一顿，徐然退后一步：“您回去的路上开车注意安全，再见啊。”

冯泽点起一支烟狠抽两口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这样的女人，也许是聪明的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董立就来敲门。

徐然还没睡醒，迷迷糊糊地起来趴在门上：“董先生。”

“还没睡醒呢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郭导早上去高尔夫球场，换衣服，过去看看。”

徐然打了个哈欠，点头：“行。”

洗漱出门，坐上车，徐然喝了一口水，转头看向董立：“沈总去美国做什么去了？能问吗？”

“陪老爷子做检查。”

刘臻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吗？沈从安也不靠谱，这件事她和沈从安说的后果是什么？沈从安和刘臻是兄弟，虽然现在有反目的意思。徐然投资秦宣的公司这件事沈从安不知道，沈从安一直以来的态度都是不搞出事一切好商量，敢脱离他的掌控那事情就大了。沈从安会毁了她，还是刘臻会毁了她？徐然都不知道，她很乱。

徐然按着手机给秦宣发信息：“我们合伙的事情，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”

“没有人了。”秦宣的信息很快就过来。

“冯泽知道吗？刘臻？沈从安？”

秦宣再没有信息，徐然心情沉了下去，现在打电话给沈从安？他会管自己吗？

最后一次，沈从安想杀了自己一样地狠，徐然心里有些怕，她不敢给沈从安打电话。

“昨天刘总给我打电话了。”徐然试探着开口，观察董立的表情。

他微一蹙眉：“刘总？他给你打电话做什么？”

“叫我出去打牌。”

“你去了？”

徐然点头。

“沈总知道吗？”

徐然摇头：“最近沈总没有和我联系。”

董立看了徐然一眼：“最好和刘总少联系，沈总不会希望你和他多来往，明白？”

快到高尔夫球场，她才开口：“沈总是不是要结婚了？”

董立皱了一下眉，徐然连忙说：“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”

“如果他要结婚应该会和你谈，其实这种事情，你最好不要多问，男人都不会喜欢。”

徐然点头，董立比她大很多，徐然在他面前就是小孩。

有时候他觉得徐然挺精明，可大多时候徐然很蠢。

净问蠢问题，谁会和金丝雀结婚？

徐然穿着白色的运动装，她对高尔夫一窍不通。

上午十点半，他们去休闲区喝茶。

郭导打量徐然，笑道：“你应该学学打高尔夫，很不错的运动。”

“有机会一定去学。”徐然微笑着回道，“可以来请教郭导您吗？”

郭导笑了起来：“好啊。”

中午董立请郭导吃饭，他说：“我得给老李打个电话。”

董立扬起嘴角，笑道：“谢谢郭导给这个机会。”

徐然不解，等那个所谓的老李到了，徐然才明白过来，总制作人啊。

徐然和他问好，午饭进行得十分顺利。

饭局结束，徐然看到手机上秦宣的信息：“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透露过这件事，等我查出来给你答案。”

徐然叹了一口气，觉得特别无力，好一会儿，她才按着手机：“秦宣，你知道的，我得罪不起人。我就是走在钢丝上，每天都是小心翼翼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”

她把后背留给了秦宣，秦宣会不会捅刀子她不知道。

晚上，董立过来房间找她谈合同。

“合同基本上敲定，六万元一集。金老提名让你演，徐然，干得不错啊。”

徐然拿过两瓶水在董立面前放了一瓶，她自己在对面坐下，打开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谢谢董先生。”

“客气了。”

徐然又在香港待了一天，签订合同。

然后是在B市和PT的中华区负责人见面。

因为要拍广告宣传片，徐然必须在一周内瘦掉十斤。

徐然饭都不敢吃，刚从健身房出来，秦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徐然接通：“秦哥？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徐然报了地址，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见面聊，过去接你。”

“行。”

大概等了二十分钟，秦宣就过来了。徐然走过去拉开车门上去，转头看到秦宣的脸，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野人了？”

秦宣长得还不错，要不然也不会女人缘那么好。此时他胡楂儿密布，眼球里布满血丝，十分沧桑。

“快忙死了。”秦宣拧眉启动车子：“找个地方说话？”

“去我家吧。”

进门，秦宣靠在沙发上按了按眉心：“沈从安的爷爷在美国做手术你知道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徐然还真不知道这事儿，有些诧异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现在达安内部斗争很激烈，都在传可能老爷子挺不过去了，而现在达安的负责人还是刘臻。”

“他们不是兄弟？”

“在钱面前有‘兄弟’这个词？亲生父母还翻脸成仇呢。”

秦宣很疲惫，他已经两天没睡了。

徐然现在愁死了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

“你可能是刘臻的第二个打算，如果老爷子死了，沈从安要回来夺公司他好拿你要挟。”

“那刘臻的算盘可能要落空了，沈从安对我的态度就是养了一条狗。”

徐然猜刘臻有两个打算。第一个打算就是刚刚秦宣说的；第二个打算，如果老爷子不死，徐然只要跟沈从安，老爷子的继承权就不会交给沈从安。

秦宣盯着徐然的眼睛，摇头：“不一定。”

“不管如何，对我来说都不是好事，过几天我去法国，尽量避开。”

“要不然你打电话试探一下沈从安，看看他是什么意思？沈从安倒台了，你能好过？”

徐然骨碌碌转着眼睛。

“我们合作的公司合同我拿过来了，你是公司合伙人，拥有公司一半股份。”

“合同你先放着，这个不急。沈从安之前的意思好像是要分手，他这座山恐怕靠不住了。秦宣，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得考虑后路，别鸡飞蛋打一场空。”

送走秦宣，徐然有些忧愁，她靠在沙发上想了很长时间，才鼓起勇气打给沈从安。

“徐然？”电话里沈从安低沉的嗓音传入徐然的耳朵。

“沈先生。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你在忙吗？有没有打扰到你？”

“有话说。”沈从安的语气带着不耐烦。

她沉默了有一分钟，开口：“也没什么事儿，前段时间见到刘总了。”

“刘臻？”

徐然点头：“他挺关心你，你在那边好吗？”

“以后不要和刘臻见面，有什么事找董立，他会给你安排好一切。过几天就回去了，见面再说。”

“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沈先生。”

电话那头没有再说话，也没有挂断，徐然拧眉咬了嘴唇一会儿，说道：“那没——”

“徐然，上次做的时候没有用套。”

徐然脑袋里嗡的一声炸了，什……什么？

“若是怀孕就把孩子留着。”

沈从安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的！

徐然捏着电话的手指很紧，短暂的沉默后，沈从安道：“没什么事了，回头联系。”

挂断的忙音中，徐然愣了有一分钟，扔掉手机起身，拿起帽子和口罩就往外面冲。上帝保佑，千万不要怀孕。

到药店徐然才找回理智，现在怎么可能检查得出来！

徐然站在大街上，迷茫得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她在三角公园坐了一下午，也没想出应对的法子，欲哭无泪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闹钟响了，不管徐然多么想死，生活还得继续。

五天快速减肥，徐然瘦了八斤。

PT今年秋装新款偏职业套装，徐然换上黑色的西装。

设计师打量徐然，退后两步摊手：“非常棒。”

徐然的头发全部梳到后面扎起来，干脆利落，冷艳的妆容，白色衬衣下摆松松垮垮地扎在裤腰里，领口扣子散着，露出洁白的肌肤。

徐然单手插兜，微微眯眼。

她没有照镜子，她相信造型师更具备专业的审美。

拍得还算顺，结束后徐然有些累，没换衣服就靠在椅子休息。刚把香烟衔在嘴唇上，突然咔嚓一声响，徐然回头看过去，摄影师走了过来。

摄影师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身材高挑，打扮偏中性。她看到徐然笑了起来，视线下落到照片上：“这张是现在你所有照片里最令人惊艳的。”她抬手做了一个手势，似乎要想出一个形容词，半晌开口：“能在化妆间给你拍一组吗？太有感觉了。”

徐然眯了眯眼睛，放下烟盒、打火机：“不太合适，我不走这个风格。”

“这才属于你。真的不拍？”

徐然摇头，道：“这张照片我还是不太希望出现，谢谢你的欣赏。”

徐然卸妆离开的时候，摄影师递过来一张名片：“交个朋友。”

徐然粲然一笑，收过名片：“徐然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第二天需要补拍一组街景，徐然再次和摄影师合作。她叫刘洋，性取向女。

拍片结束，刘洋邀请徐然吃饭：“我最近有个摄影展，缺一个模特，你愿意来试试吗？”

“我回去问一下经纪人，看能不能安排时间。”很多大牌想请刘洋拍片她都不愿意，徐然觉得很意外。

“好。”

徐然在国内又待了几天，就飞巴黎。

例假迟了十天，徐然真是吓蒙了。宣传片拍了几天，徐然一直不在状态，导演也有些烦了，拍摄提前结束。坐在车里，徐然情绪不佳。

回到酒店，董立支开石晓璐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徐然看了董立一会儿，抿了抿嘴唇，拧眉：“你能帮我买一点东西吗？”

徐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，董立是沈从安的人，这种事应该不会曝光出去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验孕棒。”

董立皱了一下眉，随后站起来：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
徐然不敢说原因，胡乱地点头。

晚上董立就把验孕棒送过来了，他还贴了便签翻译成中文。徐然脸通红地接过验孕棒，送走董立，就冲向洗手间。

坐在马桶上，她盯着验孕棒，紧张得像抱着炸弹。

有没有没有没有……徐然心里默念，睁开眼看显示条，没有。

扔掉验孕棒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徐然出去找到手机，来电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“喂？沈先生。”

“怀了吗？”沈从安的嗓音沉哑，有些疲惫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嗯。”沈从安说，“拍完先回来一趟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“沈先生？”徐然听他要挂电话，连忙说：“我有一件事，不知道能不能说。”

“自己斟酌。”沈从安的语气冷了下来，不带感情：“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一直迁就你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”

徐然抿了抿嘴唇，捏着手机的手很紧，许久，她深吸一口气：“我知……”

沈从安已经挂断了电话，徐然听着耳朵里嘟嘟的声音，许久后才回神摇头笑了笑。

没有怀孕，对徐然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

她不想回去，也不想面对沈从安。

这一次侥幸，下一次呢？

第二天拍广告徐然就再次回归正常状态。和她搭档的是一名高大的法国男人，金发碧眼，十分英俊，一天拍下来，徐然都有些犯花痴了。

拍得很顺，结束后那个法国男人对她讲了一句什么，他笑起来的时候十分迷人。

徐然：“啊？”听不懂法语，一头雾水。

法国男人面向徐然的翻译，徐然的翻译是个中国女孩，闻言看向徐然，解释道：“他想邀请您晚上一起吃饭，徐小姐。”

徐然一愣，随即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抱歉，晚上有约了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中国女孩。”男人突然用生硬的中文说道，“你很漂亮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

石晓璐都快急死了，开放的国度，这么多英俊优秀的浪漫的法国男人，徐然能抵挡得住诱惑吗？对比之下，冷冰冰的沈总没有一点胜算啊。

徐然肩膀上一沉，董立对男人笑着说了两句法文，揽过徐然上车，松开：“你现在的阶段最好不要传绯闻。”

徐然笑了起来：“我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”

董立看了徐然一眼，吩咐司机启动车子。

因为要参加时装周，徐然又多留了一周。

徐然的可塑性很高，在时装周上又出了一把风头。她穿着大气，气质冷艳，站在长腿的欧美模特中，没有丝毫逊色。

合同签订，广告拍摄完毕，徐然没有任何理由耗在这里，只得跟着董立回国。

“你在B市待两天，S省开机。”

徐然点头，闭上眼靠在座位上。

“这部戏预定拍摄时间两到三个月，之后还有个电影剧本，香港背景，警匪题材片子，有兴趣拍吗？”

“我能先看看剧本吗？”徐然睁开了眼。

“回去把剧本发给你。”

之前一系列黑白西装写真曝光后，香港一个导演就看上了徐然。

到达B市是下午三点，上车徐然就睡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就看到了沈从安的脸，徐然吓得差点从座位上滚下去，登时睡意全无。还是在车上，沈从安坐在她旁边，穿着黑色的衬衣，整个人阴沉得阎王爷似的。

徐然心里突突，她真的挺怕沈从安，她咽了咽口水，指甲掐在手心：“沈先生？”

“醒了？”沈从安视线落到徐然身上，表情淡漠。

徐然猜不透他什么意思，心里打鼓：“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

“你现在坐在我的车上，晕什么呢？”

徐然睡迷糊了，怎么换到这辆车上她都不知道。她抿了抿嘴唇，再次看向沈从安，心情复杂，她和沈从安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

十分钟后，车子在家门口停下，徐然不想下车，沈从安已经进门了，徐然才磨磨蹭蹭地跟上去。

“我很可怕？”

屋子里很安静，阿姨不在，沈从安去倒水。徐然想像以前那样没皮没脸地笑，可没笑出来，木头一样杵在门口，不敢多迈一步。

“坐。”沈从安指了指面前的位置。

徐然连忙过去，正襟危坐，警惕地看着他：“沈先生——”

“我叫沈从安，需要我再重复一遍？”沈从安蹙眉，语气不善：“说吧，在国外闹什么事了？”

我在国外闹什么了？她怎么不知道。

“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嗯？”

徐然皱眉：“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。”

徐然梗着脖子站起来，看着沈从安的眼圈有些红：“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规规矩矩地做事。你一走一个多月，见面就骂我，死也让我死得明白好吗？”

徐然的眼泪滚了出来，擦了一把：“我等了你这么久——”

“哭什么？”沈从安点了一支烟，喷出烟雾，才示意：“坐下。”

徐然依旧站着。

“没怀孕你很高兴？跟法国男人聊得开心吗？还有那个摄影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徐然思维转得飞快，沈从安一见面就兴师问罪，原来根在这里。

没有怀孕她不开心还要哭啊？做梦呢吧！

徐然瞪着沈从安，清亮的眼睛里溢出了泪，咬着牙：“你侮辱我。”

沈从安蹙眉看了她一会儿，闭了闭眼：“滚过来，你还哭上了？”

徐然本来只是无声地落泪，他这么一开口立刻就哭出了声，肩膀抖得厉害，哭得梨花

带雨。

沈从安有些烦躁，站起来走过去拎着徐然按在沙发上，抽了两张纸擦了一把徐然的脸：“谁让你哭了？”

徐然不说话。

徐然哭得他很烦，沈从安扳过徐然的脸就吻了上去。

徐然皱眉想要挣开，沈从安把她压在沙发上，嗓音沉哑：“想要什么没给你？生个孩子有这么委屈？”

沈从安半晌后坐直，扯掉领带扔在一边，道：“这个机会没有了，徐然，以后你只能也只会是我的宠物。”

难不成他还想让她身份发生变化？

沈从安起身大步往楼上走：“让司机送你回去。”

徐然如释重负，连忙离开。

徐然回到住处，找到床就睡过去了，再次醒来天还亮着，徐然以为是下午，饿得浑身发软，下楼找吃的的时候想，下午阳光怎么照到餐桌上了？

她愣了一会儿，手机铃声把她拉回现实。

徐然拿起手机要接电话，看到上面显示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九点。

她到底睡了多久！

电话是骆北打过来的，徐然十分意外，连忙接通。

“徐然，最近忙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我把剧本发过去你看看，明年二月开拍，你和经纪人商量，还是我去找你的经纪人谈？”

“投资什么都找好了？”

“目前在谈，基本上敲定了。”

“行，你把剧本发过来，我和董立谈。”

“那就这样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骆北说：“回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骆北的电话让徐然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，她哼着歌去厨房打开冰箱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钟点工阿姨打扫得真干净。徐然喝了一口水，转身上楼换了衣服戴上帽子、口罩出门。

她饿了。

自从成名后，徐然就没有机会去路边吃麻辣烫，太不高大上了。

等餐的时候，徐然收到一条短信：“下午我过去。”

徐然心里一咯噔，真想把电话摔了，沈从安果然还是没放过她。

麻辣烫上来，突然对面一个姑娘凑过来：“你是徐然吗？”

徐然瞬间摆出一个灿烂的笑脸：“我长得像徐然吗？我有那么好看？谢谢啊。”

姑娘：“啊？我认错人了，抱歉。”

啧！

徐然打开微博，热门评论让徐然呛到了。

满屏幕的“老公娶我”，“老公爱我不要停”。

徐然：“……”

她不喜欢女人！

徐然也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样好的效果。

吃完饭她又去超市，家里什么都没有。推着车路过计生用品的货架时，她停下来取了两盒和家里差不多包装的扔进购物车。

徐然到家没多久，沈从安就来了。

徐然被上次的沈从安吓到了，至今心有余悸，这么一刺激，迟到大半个月的例假就来了。

沈从安怒气冲冲地走了，头也没回。

徐然肚子疼，上楼窝在床上和秦宣打电话问公司的情况。

“我和董立吃过一次饭，还挺顺利。”

“那个查得怎么样？”徐然转移了话题。

“有一点苗头，你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受害人名单？”

徐然捏着眉心，深吸一口气：“拍完《神女传奇》我回去一趟，家里有个笔记本上面有受害人的联系方式。”

“那好。”秦宣说，“合伙投资的合同你还没给我，忘记了？”

“我马上去看。”

徐然连忙拿出合同看，她投资一百万元，拥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，合同没问题。

徐然肚子越来越疼，扔下合同继续睡觉，昏昏沉沉睡不踏实，身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，肚子绞着疼。

午夜十二点，沈从安突然来了。他把徐然从被子里捞出来，徐然头发汗湿，脸色煞白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沈从安拍了拍徐然的脸，“要不要去医院？”

徐然疼得快没了理智，蹭了蹭沈从安的腿：“我肚子疼，你帮我倒杯热水行吗？”

沈从安身上有很大的酒味，他放下徐然，转身往外面走，步伐有些踉跄：“我欠你的！”

沈从安倒水回来，塞到徐然手里：“疼得厉害？”

徐然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，心里嘀咕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

徐然喝完水才小心翼翼地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你下午生气了？”

“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